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六回 借體附魂化成鐵拐 背師喪母哭倒仙徒

卻說李玄回到泰山，只見洞門大開，人影毫無，連自己的頑軀也不曉何處去了。屈指一算，已知端的。原來李玄此時已知軀殼必被楊仁先期焚化，心中絕不猜疑，並知半途之上心動神馳的緣故，因而回憶老君偈語，心下恍然，神情鎮定，推算情事也□分準確，但還未能解到新面目那句偈語，莫非本人還有還體之望嗎？呆了一回兒，兀自不甚瞭解。他初時恨惱那楊仁雖急乎省母，也不該違背師訓，把一個師父的魂魄弄得遊蕩飄零，無所倚恃。後來又算得楊仁之母已死，楊仁雖然急急趕回，仍不能說句話，叨個遺訓。仙人存心畢竟比常人不同。李玄涉念至此，不但忘了自己的痛苦危險，忽然替楊仁抱起無窮的冤苦來。又一轉念道：「這還是我害了他咧。要是我不幹這神遊的玩兒，他可以不用守我軀體，又省了許多手腳和工夫，他母子未必沒說話的機會。如今卻弄得他們見如不見，都因我小小玩意而起，豈不罪過。」因憶所學道經當中，原有起死回生之法：「我若能夠立時進去，只要他屍身不腐，還可使他重生□年八載，也便盡了我的愆尤，豈非大妙。所恨者自己功行未至屍解之期，又不能肉體登仙，沒個頑殼做個附托魂靈之用，日久年深，魂魄漸要消散，那時性命不保，安能修道？」想到這裡，不覺躊躇起來。過了片刻，毅然說道：「這是我的福命，生死存亡都有天定，何必這般遠慮，不成修仙人行徑罷了。倒是搭救楊母刻不容緩，倘使可救不救，不又加我一重罪嗎？」想定主意，蹙然起立，出至洞外，駕起雲頭正要向南進行。忽見東北角上一道祥雲疾如流矢，突然接住李玄雲頭。李玄睜目一瞧，不覺大喜道：「文始師兄哪裡來？可知小弟之事嗎？」文始真人笑道：「不為你這前生孽債，我哪有工夫瞧你。」李玄大驚道：「請問師兄，小弟生前只有金山一事耿耿於心，現奉師尊法旨已將何家姑娘度到衡山，如何還有孽債呢？」文始真人歎息了一聲，道：「世上只有修道之人成功最大，人品亦最高，且與天地同壽，日月並存，有無窮的享受，但亦惟其如此，而責任之重、處事之難，亦比無論哪一種人來得厲害。你才說度出何家女子，自謂孽賬已完，殊不知這不過完了你良心上一種責任，還有無意中種的一段孽債，怎麼倒不記得了？」李玄聽了還是惘然。

文始又歎息道：「不怪你想不起來，因為你原出於無心，怎麼能夠記得？你對於你的前生有兩件事情都是因好成惡，連你本人也不及覺察，或者雖經覺悟而尚認為毫無關係的。一是你從小立誓不近女子，百餘年來不曾碰著婦女們一毫一髮，偏於百年之後無端和一已死女子有此親近之緣。二則你救那女子沒有成功，反將他腿骨折斷，幸而他根基甚厚，又得龍王賜他丹丸，此生方不成殘廢。要是換個常人，前生得的什麼病而死，下次轉生仍不脫那種毛病。雖說他是死後斷腿，也和斷腿而死一樣結果。萬一如此，豈非你的罪過？師弟，你莫說仙家作事處處慈悲，小小無心之過，未必定遭天譴，怎知越是仙家，越發欠不得一些債務。如你今日之事，即專以還債發生。祖師早已替你算定後有此場厄運。名是厄運，其實即是還債，此債不還，證道無期。所以此番厄運倒不是你的不幸，簡直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咧。」李玄聽了，不覺如醉如癡，悚然驚懼。文始笑而慰之。李玄因問：「事已如此，師兄必有救我之法。」文始大笑道：「怎能沒有法子。若是像你這等慈悲之過竟致無法還生，天公哪有這等苛刑。不過老弟本是一個英俊美貌的少年，今後卻不免要變成一副狼狽齷齪的神情，而且還有一條腿子不能健全，這便是你還債的一種法子啊？你瞧我這手中持的是什麼？那不是送給老弟的一根拐杖麼。這便是替你預備跛腳之後用以助力的。老弟，你別把這贈品當作不值什麼，考究起來卻很有點來歷呢？」李玄此時聽得有些出神，接過那根杖，半句也不開口。只聽文始真人又笑道：「此杖乃是開闢之先，王母園中第一次蟠桃大會，有採桃女子手足不慎，誤把樹枝攀斷了一節，王母把此斷枝贈與祖師。雖是一根枯枝，卻能識晴雨、知寒暑，又能當兵器使用，尋常妖魔鬼怪禁不起這一拐兒的。我初入師門不知其用，請教祖師，祖師說明來歷，就將來賜與愚兄。如今恰好作得老弟隨身法寶，所謂物各有緣，此物贈與老弟，又算最得其用了。」李玄這才明白過來，慌忙稽首道謝。

文始笑著將李玄拉起，又說：「老弟不用客氣，快跟我來尋你的化身兒去。」李玄依言，手提拐杖跟他按落雲頭，立在一塊荒草地上。文始指著那邊樹下有黑黑的一件東西說道：「老弟，那便是你的替身了。」二仙攜手而行，一同走上前去。李玄心急，先到了樹下，定睛一瞧，原來是個又黑又醜、一隻腳兒長一隻腳兒短的死叫化子。李玄不覺一嚇，又俯下身按了按，卻已冷得和冰塊一般，分明死了很久了。李玄見自己的替身如此骯髒難看，心中也覺不快。文始隨後趕到，見他發怔不言，不期哈哈大笑道：「身為神仙，也還要考究好相貌兒嗎？」李玄沉吟道：「師兄，不是這麼講法。神仙以道法為宗，游天地之外，自然用不著怎樣美貌、怎樣清秀，可是像這死丐的形景忒難看，將來功行有成，少不得要追隨師兄們會會諸天金仙、三界真神，人人都是濯濯丰神，只小弟弄得如此一副狼狽相，休說人家嫌我齷齪，就是小弟自己也不免自慚形穢呀！好師兄，可能想個法子把這死丐丟開，容小弟另外找個稍許清俊些的死人作個替身，不知行得行不得？」文始大笑道：「師弟，不是我說你太不懂事，惶恐你也是修成得道之士，講出來的話竟像不是個內行人說的。你可知道仙家最注重的是個『緣』字，緣之所結，誰也分拆不開。就像今兒愚兄和你這番講話，何嘗不因有緣才會不知不覺弄在一處？要是不然，你便要請我也是無從請到咧。」李玄不等他說完，不覺苦臉一笑道：「師兄高論，小弟何嘗不懂，但不知此丐和小弟又有什麼不解之緣呢？」

文始點頭道：「這個當然不是偶然之事。因你前世為人之時，此丐曾經替你保全一條性命，照理你該報過他的厚恩，才能出家修道。因為你根器不同常人，此生滿期已滿，不久轉昇天曹，不便再蹈人世做那報恩酬德的勾當，所以於他死後著你附魂他的身體，使他魂雖消但體不死，也可算得報答過他救命之恩了。這倒真是一舉兩得之事。況且天數注定該應如此，你怎能嫌人家骯髒，另外找人去呢？還有一層，所貴乎仙人者，如能脫卻凡體，隨心變化，莫說醜的可以變俊，壞的可以變好，就要以男變女，以老變小，也無辦不到之理。似你現在未到屍解之期，暫時不能不說藉此丐屍身以便往返人世，等得功行圓滿，時機到來，便是再俊美百倍的容體，你還用得著他嗎？」李玄聽了，心下徹底明瞭，不覺連連點了幾個頭，又問：「將來屍解之後，大概可以不用這個醜體了罷？」文始道：「那又不然，你既借他的屍體而為人，無論成道前後，總得以他這身容為主體，不過隨時隨地不能禁止你不變罷了。」李玄聽完了話，朝文始稽首謝教，說一聲「去也」，魂入屍體，屍身蹙然而起，手提文始所贈拐杖，恰好長短稱體。李玄扶著拐杖，又向文始行禮下去。文始慌忙拉住，著李玄走幾步兒瞧瞧。李玄依言，一步一步的走了幾步。文始見他這副惡行，禁不住要笑出來。李玄走到一道河邊，向著河水照一照這個身體，心中兀自有些不快活的樣子。

文始又慰他說道：「自來真人不肯露相，祖師每次下凡也常常幻化一種醜惡之態，方能試察凡人敬禮之心真假虛實。如今你就算是一種幻形有何不妙？你要去救那楊母事不宜遲，就此快去吧！但楊母壽算不永，雖經你法力還生，也不過延壽一紀，還須吩咐楊仁多做好事，方能抵補得過，否則不但楊仁前程有礙，連你也不免少有天譴咧！」李玄受教，別過文始，自己駕雲而起，再一周視本身，覺黑如鐵鑄，渾身不見一點白肉，李玄自己也失笑起來道：「這死丐原來是黑種國裡生長的。吾今既為黑人，索性取個別號，連附我的姓稱為鐵拐李罷。」又把文始贈他的桃杖一看，見顏色嫩黃，宛如新杖，因笑道：「身子這麼黑漆漆的，光這根拐杖要它美觀則甚？」於是張口一噴，那拐杖也變為烏黑，與他皮肉一般顏色。這才點頭自笑道：「要這樣子，才顯得我這鐵拐兩字是名實相符咧。」於是快快的降落在泰安地方，逕投楊仁家中。誰知楊仁剛和周小官倆打做一堆，兩不相捨。楊母屍體已停放棺木板上，家中冷冷清清，除了他倆之外，就只小官拉來幫助的鄉下人兒。那鐵拐先生不曉他們為甚相打，先在外面瞧了一會，才知二人不是爭惱，原因楊仁送不著他娘的終，沒曾聽得一句遺訓，一面還失信於恩師李玄，將他法身先期焚化，對於恩師是不忠，對於母親是不孝，因此自覺不能成人，無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，等著棺材買到，諸事完了，便把人殮出殯一切大事托付周小官，自己就要拔劍自刎於柩前，以謝天上的恩師、泉下的亡母。周小官自然不能任他自盡，見他掣劍在手，慌忙不顧生死，如飛上前，用力攀住他的肩膀，使他劍不能下。楊仁放聲大慟，口口聲聲自責不忠不孝，無顏生存。小官竭力拖住，兀自不能挽回。

鐵拐先生見了倒不覺頻頻點頭，自己慰悅道：「他這自盡固然愚不可及，但從此可以瞧透他的心胸志趣，越是自謂不忠不孝，

越可見他忠孝過人之處，真不愧做我鐵拐先生的門生，更不枉了我提拔救度他一番。」於是，一跛一倚的邁步而入，向二人一舉手問道：「二位因甚如此爭執？」小官把上項情事說了一遍，楊仁還想自盡。鐵拐先生笑道：「楊君，這才是你大大的不是了。豈不聞死生有命，不可強求。人子事親，生能盡孝，死能盡禮，如此已是大孝，哪裡再有別的孝道呢？若說令師之事，其咎雖不可追，究竟事出兩難，令師決不責你失信，這於忠字的道理，也很說得過去了。既忠且孝，為人已足。若必以自盡為補過，轉恐過不能補，反令尊師懷疚於天曹，令堂痛心於泉下，厥罪太大。不知楊君何以自解？」小官見一個黑麻而跛的乞丐說出如此一番大道理的議論，不期又驚又喜，連連稱是。楊仁卻被他說得垂頭不語，悄然歎息，更沒心情查問來人的來歷，呆了片刻，忽然伏在柩旁放聲大哭起來。那小官卻不再勸說，忙向李玄招呼了一聲，問他貴姓大名。李玄微微一笑，說出一番話來，才把個楊仁說得喜逐顏開，悲哀盡去。未知李玄如何說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